

参考消息

CANKAO XIAOXI

新华通讯社编印
内部刊物·注意保存

1979年6月

6

星期三

第7465期

德新处谈西德总理施密特访问美国

【德新处波恩六月一日电】波恩政府人士认为，联邦总理在卡特同勃列日涅夫在维也纳首次会晤之前不久，于下周进行的美国之行，有着“特殊的意义”。总理于六月五日飞往华盛顿，六月六日将在那里同卡特会晤。卡特可能有兴趣听取联邦总理从他同勃列日涅夫多次会谈中得出的对苏共首脑以及对莫斯科政策的估计，尤其在裁军问题上。

外电报道 不结盟国家协调局大使级会议情况

会议就柬埔寨问题和埃及问题展开激烈辩论；朝鲜等国提出首脑会议是否应在哈瓦那召开；印南两国提出削弱古巴作为首脑会议主席的权力的议案

【合众国际社科伦坡六月五日电】（记者：苏珊娜·格林）不结盟国家协调局特别委员会，星期一（四日）未能就是否仍然按照斯里兰卡的邀请，让红色高棉政府代表柬埔寨出席哈瓦那不结盟运动最高会议的问题，作出决定。

协调局首次会议一开头，就是对让已应邀前来以英萨利外长为首的柬埔寨代表团参加会议，还是让得到苏联支持的韩桑林新政府的代表参加会议的问题展开了激烈辩论。经过几分钟的辩论后，会议决定成立一个五国委员会来讨论这个问题。

由赞比亚、南斯拉夫、印度、印度尼西亚和斯里兰卡组成的特别委员会也未能就这个棘手的问题作出决议。

他们说，阿尔及利亚、安哥拉、古巴、阿富汗、越南、伊拉克的代表发言赞成韩桑林的代表参加。

印度在柬埔寨问题上一直在小心翼翼地走中间道路。它提出解决这个势将造成严重分裂的问题的办法也许是双方代表团都不参加。

下午的会议到快

来西亚。侯赛因总理访问印度后，飞到巴基斯坦，同该国就亚洲的稳定和经济合作达成了协议。巴基斯坦、斯里兰卡和孟加拉各国，这几年来都建立了以经济自由化和外交多边化为目标的现实主义政权，以代替打着社会主义招牌的政权，这是共同点。

如果在国际上也将加强其政治和经济发言权的东盟同亚洲次大陆特别是第三世界的大国印度加强对话，那么在今后的不结盟运动、联合国活动和大国外交等国际政治方面，其影响恐怕会逐渐大起来。

五、六点终于开始，会议讨论了许多不结盟国家担心会使运动发生严重分裂的第二个问题：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伊拉克、叙利亚提出要把埃及开除出不结盟运动的提案。

会议主席比·费尔南多宣读了这项建议，以便把埃及问题列入哈瓦那最高级会议的议程，埃及驻联合国大使伊斯马特·阿卜杜勒·马吉德提出反对，于是又爆发了一场情绪激动的辩论，这样一来为期五天的会议可能要延长。

马吉德事后在接见记者时表示深信，多数不结盟国家会站在埃及一边。

代表们说，包括北朝鲜在内的几个温和国家继续提出已在贝尔格莱德获得解决的争论，即最高级会议是否应在古巴召开，它们还向其他成员国作表示要求给予支持，其根据是哈瓦那莫斯科关系被认为过分亲密，对不结盟运动不利。

印度和南斯拉夫两国提出了削弱古巴作为最高级会议主席的权力的议案。

【德新社科伦坡六月四日电】

（记者：席尔瓦）“民主柬埔寨”副总理英萨利今天在这里说：他将要求即将在这里举行的不结盟国家外长会议通过一项决议，要越南从柬埔寨撤走“其所有侵略军”和让柬埔寨人民自己决定自己的命运。

英萨利在同本社记者谈话时说，越南施展种种诡计欺骗世界舆论，特别是想诱骗不结盟国家政府承认“他们的金边傀儡”。

他的这番话指的是韩桑林新政府极力想在这次科伦坡会议上取得不结盟运动承认的企图。

英萨利表示乐观，认为越南的活动会失败，因为联合国中和不结盟运动中的大多数国家的政府已正式承认“民主柬埔寨”。

在谈到中国对他的政府的支持时，英萨利说，他希望北京继续援助他的政府，直到取得最后胜利。

他证实他的政权希望同前柬埔寨亲王西哈努克结成联盟。

英萨利说，他对支持他的政府的方针的几个西方国家表示感谢。

英萨利强调，他的政府想同结成东盟的东南亚非共产党国家加强关系。

英萨利在科伦坡同德新社记者谈话

说将要求不结盟国家协调局会议通过要越南撤军决议

他回顾说，他去年访问印度尼西亚的时候，曾有几名记者问到他的政府是否愿意加入东盟，当时他回答说“不”，因为他想完全保持中立。

他还说，越南在早些时候曾企图拉他的国家加入印度支那联邦，遭到他的政府的坚决反对。他说，后来，越南就野蛮地出兵侵入金边了。

英萨利说，越南企图威胁泰国的安全。他说，六月一日，越军三百余人进入泰国境内，目的是想试探泰军的虚实，以便发动直接侵略。

据英萨利说，金边驻有二十五万越军，直接由越南的文进勇指挥。

外电报道 加纳发生军事政变

罗林斯及其部下控制了全国局势
军方发表公报说阿库福政府已被推翻，空军上尉

在这个西非邻国收听到的阿克拉电台的一则广播说，空军少校奥波库·门萨领导的叛乱分子命令阿克拉警察总部的警察放下武器投降，否则就会受到军用飞机的攻击。电台说，“所有公民必须保持平静。”

电台说，叛乱分子已占领电台，还进攻了一所监狱，在监狱释放了空军上尉杰里·罗林斯。罗林斯五月中旬曾领导一次未遂政变，看来他也是今天叛乱的主要人物。

接近傍晚时刻，阿克拉电台的广播说：“罗林斯和他的部下已控制了局势。”

已命令最高军事委员会委员到“阿克拉空军基地”报到，“否则自己承担后果。”

电台没有提及伤亡情况。

在多哥的一些人士同阿克拉的朋友进行联系之后说，装甲部队中的叛乱分子同阿库福的部队曾相互开火，有几个人受伤。

据说，罗林斯在五月叛乱失败后被捕时曾说，需要“埃塞俄比亚式的解决”，需要“流血以在全国、特别是在军队进行整顿”。

埃塞俄比亚左翼军官一九七四年推翻塞拉西皇帝，让那个东非国家同苏联结盟。

电台还援引罗林斯的话说，加纳的经济正遭到外国人的破坏，“尤其是黎巴嫩人和其他阿拉伯人的破坏。”

阿库福是在去年把阿昌庞赶下台之后的第二天，即七月六日宣誓就任国家元首的。

【法新社洛美六月四日电】阿克拉电台广播的一项军方公报说，今天发生的军事政变，推翻了自从去年七月掌权以来的阿库福将军的加纳政府。

这项公报是在邻国多哥收听到的。公报说，在新的领导人指挥下的部队已控制了整个国家。公报命令在阿克拉警察总部避难的所有警察交出武器，否则就要遭到炮轰。

早些时候，传到这里的未经证实的消息说，这场军事政变是由奥波库·门萨少校领导的。他是阿克拉陆军副司令。

据报道，叛乱分子终于设法释放了空军上尉杰里·罗林斯，他两星期前才领导了一次空军政变，但失败了。

在早些时候的一则广播中，加纳陆军总司令奥达蒂·韦林顿声称，今天的政变已被挫败，他表示愿意接见叛变分子。

公报说，空军上尉罗林斯“及其部下”控制了全国局势。

公报说，十四名文武要员已被召集到阿克拉空军基地开会。从这里看来，其中有这次政变的明显的发动者奥波库·门萨少校以及两名主教。公报没有提到被推翻的国家元首阿库福将军的命运。

公报说，从晚上八点到早晨六点在阿克拉实行宵禁，不过，早些时候决定的大选计划将于六月十八日如期举行。

【美联社洛美六月四日电】据此间收听到的阿克拉电台的广播说，叛乱的空军军官今天推翻了阿库福中将军的政权，扬言要轰炸驻在阿克拉警察总部的保皇派。

日《朝日新闻》评论《亚洲外交出现新局面》

说印度要求和东盟国家进行定期对话，东盟国家和孟、斯、巴等国加强接触，这在战后亚洲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

【本刊讯】日本《朝日新闻》五月二十七日刊登该报记者小川发自新加坡的评论，题为《亚洲外交出现新局面，印度和东盟朝着开始对话而采取行动》，摘译如下：

印度最近要求和东盟进行部长级的定期对话。东盟和孟加拉国、斯里兰卡、巴基斯坦等其他印度次大陆国家的接触也加强了。以若开山脉为界，迄今一直走

自己的路的东南亚和印度次大陆各国的接近，作为实现一个亚洲的里程碑，在战后亚洲史上，也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行动；今后不仅对这个地区，而且对国际政治也似将带来各种影响。据新加坡外交人士说，现在，以雅加达东盟秘书处为中心，正在研究印度的要求。为此，德赛总理派前外长迪·辛格为特使，访问了东盟各国。

这位外交人士还解释说：两者的联合不仅对印度，而且对东盟来说也一样，将有助于确保双方在外交上的独立性。其他印度次大陆国家和东盟的关系也在加深。斯里兰卡本月在新加坡设立了高级专员办事处，从而完成了在东盟所有成员国的外交布局。孟加拉国总统齐亚·拉赫曼去年访问了印度尼西亚和新加坡，今年以来访问了泰国和马

《众院愿加强苏联军事能力吗?》

说苏联把美国供给卡马河汽车厂的技术转为军用

【本刊讯】美国《世事》周刊六月二日一期刊登一篇文章，题为《即将表决对苏贸易法案》《众院愿意加强苏联的军事能力吗？》，摘译如下：

正当政府开始作出坚决努力来扩大美苏贸易的时候，情报界通知众议员理查德·艾科德（密苏里州民主党人）说，俄国人把美国投入苏联卡马河汽车厂的技术非法地转用于军事方面。

艾科德是众院军事委员会研究和发展小组委员会的主席。他对《世事》杂志的记者说，苏联人正在把美国为卡马河工厂提供的技术用于制造“装甲运兵车和突击车辆”，后者是坦克和重型迫击炮的一种委婉的说法。实际上，据说卡马河工厂的技术已被应用于苏联最先进的作战坦克T—72上，这种坦克现在正在被派到中欧去。

苏联这家工厂据认为，是为生产民用车辆而设计的，它从七十年代初期开始兴建，主要是靠先进的美国技术建立

的。斯温德尔—德雷斯勒公司是这个大型工程的主要工程承包公司，该公司的总经理唐纳德·斯廷格尔一九七四年四月二十三日在国会作证时说，他的公司给苏联人提供的技术甚至连美国都没有用过。

科斯蒂克在他的的一份研究报告中说，工厂计划每年生产二十五万辆载重十吨的多轴卡车，“比美国整个重型卡车业的能力还大，这是东西方贸易中具有战略意义的方面”。卡马河工程的铸造车间是世界上最大的、现代化程度最高的铸造车间，完全自动化，装有国际商用汽车公司提供的当今最大的工业电子计算机之一。铸造车间每年能够制造的柴油发动机不少于三十五万个。

科斯蒂克写道，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项工程将具有“生产坦克、军用侦察车、火箭发射器和供军事运输使用的卡车的能力，但是商务部和国务院却认为是‘非战略’工程而予以批准！”

卡马河工程的技术

被转用于军事方面的消息，可能对国会处理东西方贸易问题的作法产生极其重大的影响。

陪同马库斯出席会议的出口管理委员会委员拉里·布雷迪后来发表了一些数字，这些数字表明，一九七八年美国向苏联集团出售了一千零五十种巴黎统筹委员会限制的项目，占允许不援用限制的全部项目的百分之六十二。

布雷迪还承认了商务部过去否认的事——很难调查清楚苏联人是否把我们的技术转用于军事方面。尽管苏联人必须签署一项声明，保证不把美国的技术用于

线连接起来以便炸毁 对工厂和供应设施也是这样

同时 军事领导人否认了这样的指责 他们正在执行一种“焦土”政策 用参谋长汉斯·塞恩的话说 问题是 表明 我们采取了预防措施 以防发生最坏的情况 企图征服我国将付出高昂的代价」

这样一些方面，但是布雷迪承认，美国的保障措施“只有有限的作用”。所以，尽管有“保障措施”（主要内容是，如果美国公司提供的技术被用于不该应用的方面，公司的负责人就通知商务部），苏联人仍然可以轻而易举地大量把美国技术转用于军事目的。根据这些关于卡马河工程的情报机构的报告来看，他们已经这样做了。正如众议员米勒五月十五日在艾科德的小组委员会作证时所讲的，已经有相当大量的事实证明，美国近年来向苏联人出售的技术已使他们能够改善可怕的SS-18洲际导弹的制导系统和携带多弹头的能力，这种导弹对我们国家的威胁非常大。看来国会可能不会加强我们敌人的力量了。

瑞士人在过去几个世纪没有进行过战争 他们决心抵抗侵略 即使他们不能希望得到外国的援助

这是联邦军事部门「国防部」前不久举行一系列「宣传日」活动的时候向记者表示的 上述活动是要表明 瑞士官兵不只是一支「消防

包括参谋长汉斯·塞恩将军在内的军事领导人已明白表示 瑞士公民并不是白白交纳防务税的

大量的防务资金确实在地下消失了 因为瑞士的许多防务设施都在它的山中

在整个阿尔卑斯山脉挖了一些防

【德新社伯尔尼五月二十六日电】记者 瓦尔特·梅思 瑞士已经通知试图使瑞士放弃它的传统中立政策的潜在侵略者 瑞士的民兵式陆军准备进行「长期的艰巨的斗争」如果需要的话

队」尽管他们住在家里，并把他们的步枪放在碗柜里。

国防部还想向本国同胞表明，军事预算为什么增加一倍。从去年的七亿二千三百万法郎，增加到今年的十亿四千万法郎。

德新社 报道

瑞士国防部进行防战争准备

说在整个阿尔卑斯山脉挖了长达数百公里防原子弹的大洞

原子弹的大洞 总长度达数百公里
在这些山洞里不仅储存了六十五万吨
的弹药 设备和供多年战争所需的食
品 还有坦克 大炮 飞机和电子设

备的修理设施。此外，当然还有指挥机构和指挥中心。当地面上没有留下什么东西的时候，这些机构和中心仍然发挥作用。

瑞士的防务计划者不再认为阿尔卑斯山脉在战略上是没有吸引力的地位。陆军领导人正在设法预先对潜在的袭击者——不管从哪里来的一一表明，入侵这个中立的国家不仅是危险的，而且是无益的。

从事非军事工作的士兵从接到警报到做好战斗准备所需的时间已大大缩短。由于瑞士从面积来说是这样一

【本刊讯】四月二十三日出版的美国《新闻周刊》登载一篇文章，题为《崇拜狂的时代》，摘译如下：

罗斯伯里伯爵过去在这间屋子里打台球。这是间富丽堂皇的长方形大厅。现在，伯爵的台球桌子搬到二十五个泡沫塑料床垫，五十名青壮年里，他们是启蒙时代教派的信徒。他们进行的活动比伯爵的活动高尚。早晨和晚上的默祷课。教派教长本（岁）说：“每次默祷课，我们飞跃三尺半至二英尺，距离二英尺左右。泡沫塑料床垫，所以我们身体着地时

不信国教的运动：启蒙时代教派已经传到欧洲——其它分裂出来的、自称是真正的宗教组织的团体也传了进来。当局和忧心忡忡的父母说，许多团体实际上是思想怪诞的崇拜狂组织，它们财力雄厚、不信国教、常常是危险的教派，它们争夺追求用简便办法来解决现代生存的复杂难题的青年人。不管定义是不是下得非常恰切，这些团体发展了——特别在法国和西德，甚至去年秋天在圭亚那琼斯敦发生近九百名教派成员自杀的事件也没有削弱它们的吸引力。英国研究员威廉斯说：“现在存在一个精神超级市场，为那些想用满足身体需要的办法来满足精神需要的人效劳。崇拜狂现在是一笔很大很大的买卖。”

顾客可选择的教派达数百种，有黑尔·克里希纳教——由诵经、素食的和尚组成的非常温和的团体；上帝子孙教——又叫爱之家，它要求女信徒不仅灵魂入教，而且肉体也要入教。基督教科学派的宣传工作出色，可能对那些易被商品漂亮的装璜所打动的人有吸引力，而其他人宁愿到沈明文的统一教会派去担任有厚利可图的教职。

美刊文章《崇拜狂的时代》

说启蒙时代教派已经传到欧洲，许多团体实际上是思想怪诞的崇拜狂组织。

巴黎反崇拜狂机构保卫个人与家庭协会的一位工作人员说：“无法搞清楚（崇拜狂教派的）准确数目。每天都有新的教派引起我们的注意。”

虽然大多数崇拜狂组织受到言论自由法令的保护，政府还试图通过法律手段来限制它们的规模。英国同基督教科学派斗争了十几年。它限制基督教科学派信徒进入英国的人数（该组织声称目前有二十五万名信徒住在英国），并宣布该教派创建人罗恩·哈伯德为不受欢迎的人。指责它们是“假卫道的崇拜狂组织”激怒了基督教科学派的信徒，因为它也参与改造吸毒者和罪犯的工作。

崇拜狂组织的成员的亲属认为，他们是受害者。一对英国夫妇的儿子在去旧金山旅行时加入了月亮运动，他俩气极了，发誓一定要“砸烂”该组织。他的母亲叹息道：“他的性格完全变了。”

精神振作：黑尔·克里希纳教信徒在阿姆斯特丹的街道上敲着手鼓乞讨钱和食品。伊索曾教派的一些信徒崇拜飞碟，公开搞同性调情。沈明文教长禁止饮酒、吸烟，禁止未婚成年人发生两性关系——他的门徒要求每天工作十八小时，信徒们无暇娱乐。

启蒙时代教的领导人声称在英国有一万四千信徒。他们说，他们不对信徒发不合他们本国国情的命令。本森牧师说：“我们没有教义。我们不对人们说，他们该做些什么，该想些什么，你们不必改变生活方式。”但是在最近举行的一

代》

次“内阁会议”上，所有领导人都穿着一套细条子衣服，他们要象马哈里希一马赫什一瑜伽教的信徒一样不吸烟、不饮酒，不与妇女来往。启蒙时代教的成员坚持说，跳跃——“共同跳跃”——使精神振作，而精神振作已经使这个组织中的犯罪现象、失业、甚至疾病减少。

欧洲的教派过去都是起源于美国。达勒姆大学社会学高级讲师贝克福德说：“这个国家所有的主要教派都是美国传来的。”

“希望的真空”：专家们认为崇拜狂组织在欧洲取得成功——就象在美国一样——说明人们企图填补某种精神上的空白。莫里森牧师说：“在英国，工作、家庭、经济和政治全是一片混乱，出现了希望和归宿的真空。”多米尼加牧师萨纳里尼是巴黎的教会与崇拜狂组织证明文件中心的负责人，他认为，有组织的宗教忽视了青年人的需要，因而促成了崇拜狂组织的发展。

崇拜狂组织还在另一方面同有组织的宗教相象：它们有时对控制它们的成员感到有困难。伯德特（二十七岁）以前是月亮运动的信徒，现住在西德法兰克福。她说，这个组织对生活方式的限制以及使人精疲力竭的工作安排使她退了出来。她说：“我厌倦极了，就退出了。他们只能说我犯了弥天大罪而已。”伯德特说，月亮运动的领导人疑心她为什么要留长发。“他们以为我是要挑逗异性。”

，尽管有退出教派的人，但是这些教派显出是有持久力的。它们能够经久不衰吗？佩雷·萨纳尼里说：“崇拜狂组织在几年里还会很大，以后就会象毒品和嘻皮士一样消声匿迹。这些都是我们社会里时兴一时的现象，但是我认为它们不会比人类的明智更有力量。”

【本刊讯】西德《法兰克福汇报》五月二十八日刊登皮尔茨发自曼谷的一篇报道，题为《河内认为自己是不可战胜的，然而武装力量和老百姓的士气却不高》，摘译如下，

“不怕牺牲！准备为祖国献身！”“战斗到底，彻底打败中国侵略者！”“相信党和军队！”“我们是不可战胜的！”河内的宣传工作者每天都向它的五千万人民灌输这样的口号，要他们去进行战斗，作出牺牲。但是在光辉的英雄主义精神的帷幔之后，却是痛苦万分而又极其失望的平民百姓。为“解放”和重新统一越南而进行的几乎长达三十年的战争结束之后才刚四年，越南的革命者又进行了该国历史上最大的总动员……。

被战争弄得精疲力竭的人民，渴望和平，希望经济上能有改善，但是这种希望已被他们领导人的那种完成扩张和霸权主义的使命的精神给毁灭掉了。

河内的要人显然是从一种印度支那的角度来考虑问题的，按照“印度支那”这个词的含义，这一地区包括在印度和中国之间的所有国家。把所有这些国家组成一个在“河内英明而又老练的领导”下的社会主义集团，将会产生一种具有重大意义的，新的势力因素。

这些领导人已对自由的东南亚各国，尤其是

【合众国际社曼谷六月四日电】（记者：艾伦·道森）泰国政府人士今天说，泰国已经命令军事部队阻止越南和柬埔寨难民进入泰国。

这项命令实际上表明泰国不相信河内的诺言。河内曾许诺过要让希望到国外去的成千上万的公民合法离境以减少难民的外流。

根据曼谷的新政策，泰国军方将设法封锁难民进入泰国的陆路和海路，泰国现在大约有二十五万印度支那难民。

【法新社曼谷六月四日电】泰国军队已奉命堵住所有难民入境点，这是为制止印度支那难民涌入泰国而采取的逐步升级的行动的一部分。

《曼谷邮报》今天在头版的一条消息中援引官方人士的话说，已经通知海军阻止所有难民靠岸，通知陆军把从陆路涌来的人流赶回去。

官员们说，对于患病的人，将在给予医治和给他们食物后要他们离开泰国。想把难民载上岸的船只被拖回海上。

这则消息援引政府发言人的话说，由于第三国不愿大量接受这种流离失所的人，所以政府采取了新的强硬方针。

江萨总理已向联合国和美国扼要说明了由第三国分担泰国的难民负担的迫切需要。

泰国另一位政界要人、前总理和反对党社会行动党领袖克里·巴莫痛斥联合国会员国不肯了解也不肯分担泰国的负担。

他说，“人道主义这个词只是为了其他国家的安全才使用的，不是为了泰国的安全而使用。”

克里还指责了越南政府说越南难民外流是“国际贸易”。

【路透社曼谷六月二日电】（记者：梅伦斯基）一位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官员今晚在这里说，希望离开越南到其他国家定居的人，将在今后几周内定期地开始“有秩序地离开”越南。

联合国难民事务副高级专员德哈恩称刚就这个问题达成的协议是一个重大突破。

这项协议是在越南政府同德哈恩率领的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代表团会谈以后达成的，会谈于五月三十日结束。

德哈恩对本记者说，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希望这一协议将有助于缓和未经许可就可离开越南从而造成愈来愈多的人涌向东南亚国家的越南“船上难民”问题。

西德报纸报道《武装力量和老百姓的士气不高》越南情况

说被战争弄得精疲力竭的越南人民渴望和平，但这种希望已被他们领导人的扩张和霸权主义给毁灭了

对泰国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范文同向东盟五国提出了和平、友好、合作和签署相应的条约的建议。然而却遭到了所有东盟国家的拒绝。为什么呢？河内认为这显然是美帝国主义者不允许东盟各国同河内建立友好联系。这只不过表明河内对美国外交政策高估得太过份罢了，这种说法同时也是对这些致力于独立的国家的一种侮辱，它们正试图利用自己区域性联合的办法，走一条不依附于超级大国政策的独立道路。

在过去的几年中，东盟国家已认识到了，要使河内去承认事实是不可能的。越南的共产党人只有在事实符合他们的想法时才会承认事实。如果不这样，他们就会使比种种手法来歪曲事实真相。比方说，对美国威望的这种诽谤，就是越南共产党人为其“解放”这些亚洲国家的行动进行辩护的借口。据从前曾在再教育营里呆过的人说，河内把“解放”泰国看成是轻而易举的。然而要在马来西亚作到这点就要困难多了，所以目前正把所有的努力都集中在马来西亚。

难民们的这一说法从官方的宣传口号中得到了证实，比如说在越南的宣传口号中就有这样的说法：“把越南、老挝、柬埔寨联合成一个不可

泰当局说柬军仍在波贝附近同越军战斗

【美联社泰国亚兰六月四日电】泰国当局今天说，今天清晨听到了波尔布特的游击队同亲越的韩桑林部队发生了战斗，有几发炮弹落到泰国领土上。

泰国当局说，发生在柬埔寨边境城镇波贝南面的这场战斗仍然没有停止；边境沿线的泰国军队已处于全面戒备状态。

泰国已于周末向

边境派去了九辆坦克和增援部队。泰国当局说，在过去的一周里，据认为有几千波尔布特部队已回到了现在被亲越部队控制着的波贝地区，显然是打算夺回波贝市。

波尔布特方面的电台、民主柬埔寨之声今天说，在最近的战斗中，已有一百五十八名越军和韩桑林的军人被打死。

美《新闻周刊》论述《日本的第二条战线》日欧贸易问题

说日本向共同市场的销售额已从一九七六年的七十亿美元，上升到去年的一百一十五亿美元；共同市场同日本的贸易逆差去年高达六十四亿美元

【本刊讯】美国《新闻周刊》五月十四一期刊登一篇题为《日本的第二条战线》的文章，摘译如下：

日本同美国的贸易战和大平首相的华盛顿之行也许已经占据了较多的重要版面。但是，日本人上星期在第二条贸易战线上却发生着麻烦。日本向共同市场的销售额已从一九七六年的七十亿美元，上升到去年的近一百一十五亿美元。

欧洲官员们公开地抱怨说，日本货对美国出口的削减可能意味着货物涌向欧洲的新浪潮——大陆出现谈论保护主义的新浪潮。

新的战略：日本和它在欧洲经济共同体

的九个贸易伙伴在贸易问题上争吵了多年。自一九七三年石油危机以来，共同市场同日本的贸易逆差每年增长近十亿美元，到去年已高达六十四亿美元。从整个贸易额来看，日欧贸易差额比日美的差额要大得多，而且这种情况看上去还望不到尽头。在过去，欧洲共同体官员曾主张，这笔逆差可以由日本购进更多的欧洲贸易来加以纠正。上个月，欧洲共同体改变了战略。共同体的一项报告提出，如在今后几个月里，不能缩小这种贸易差额，“共同体将不得不尽其所能限制日本货物的进口。”含意很清楚，即如果东京方面自己不采取行动，共同

市场很可能会施加进口限制。

许多欧洲人认为，日本未作出真实的努力去限制它的出口。三月份，日本对美国的输出以日元计算比上一年度下降了百分之九点四，日本对欧洲的销售却上涨了百分之十五点二。日本首席贸易谈判代表安川说：“我们对欧洲的出口额确实还在不断上升，但是我们对此无能为力。”日本官员们还说，一些双边协定已经削减了日本货涌进某些欧洲主要工业部门的势头。

烦琐的系统。欧洲经济共同体谈判代表同许多美国人一样，也抱怨打入日本市场很困难。

分割的联盟，印度支那就成了东南亚地区的关键”。

在三月二十七日的越南党报《人民报》上还可以看到：“印度支那人民已成为世界革命的一支坚强的冲锋队”。

难道越南政治局里的这些上了年纪的人都变成了丧心病狂想入非非的人了吗？这些人不停顿地打了五十年的仗。他们除了战争外别的什么也不懂。一九五四年他们战胜了法国殖民主义者。当时如果没有中国人提供重要的武器援助并派去大量顾问的话，越南是不可能取得这一胜利的，但是他们现在却不承认这一点。二十一年以后，世界大国同美国在越南停止了战斗，而今年年初越南军队就涌进了邻国柬埔寨，并且由对河内言听计从的“解放阵线”替代了中国支持的波尔布特政权。中国军队在越南边境地区进行的为期四周的“惩罚性出征”结束后，河内又重新敲起了胜利的战鼓。他们说，越南英勇的战士已迫使中国人撤退了。河内号召在全国举行庆祝胜利的活动。

难道河内不愿意或不能够看到这样的事实吗？根本不是什么越南士兵造成的压力迫使中国人撤退。北京从一开始就声明，它的“惩罚性出征”在区域上和时间里都是有限的。当中国人攻占了在战略上具有重要意义的省会谅山之后，他们立即就撤军了。谅山是通往河内的大门。西方的军事专家们认为，谅山无论如何也不能落入中国人的手中。这座城市的陷落不是表明了越南战斗士气低落，就是表明了后勤供应不足。不久前能够访问越南北部边境的西方记者们，都谈到了军队和平民百姓的“低落情绪”。

同样，河内对柬埔寨的军事干预也被证明是损失惨重的。有十五万多名越南士兵卷入这场对波尔布特反叛分子的血腥游击战中。越南士兵伤亡的数目恐怕已有好几千了。然而河内却闭口不谈它的损失。而这些士兵的家属却不禁问道：为什么越南一定要在柬埔寨打仗并且死人呢？这场战争还要进行多久呢？为什么越南人必须忍饥挨饿？为什么连国家职工每月才只能得到一公斤大米？而其它的老百姓连一粒大米也不配给。为什么要和中国打仗呢？谁要是提出这样的问题，谁就要冒被逮捕的危险。监狱已塞满人。谁能够逃跑，就逃跑。一场新的大规模逃亡国外的运动已经开始了。

• •

欧洲产品进入日本烦琐的销售系统时，价格便疯狂地上涨。如一个古希牌手提包可以索价六百美元，而最便宜的本茨牌轿车售价二万五千美元。费尔丁说：

“如果我们能够打进去，我们便可以在日本市场有很好的销路。”

看来，日本并不对欧洲经济共同体的强硬说法过于忧虑。共同体执委会目前正在准备对日本提出抱怨的意见表，提出报复措施的单子，以便在下月东京经济问题最高级会议上加强欧洲领导人的地位。一位几家日本公司的英国顾问说，他查觉到一种“大难临头的情绪。我一直向他们提出警告。如果无所作为的话，日本产的汽车和电子设备很可能会遭到困难。”但是，日本贸易商以前就听过这种警告，东京毫无屈从欧洲压力的迹象——总之目前还没有这种迹象。

英报刊登林奎斯特访花果山人民公社观感

他说中国的人民公社是已经建立起来的最卓越的组织形式之一；看到人民公社取得的成就，我承认以前对公社的看法错了

【本刊讯】英国《卫报》五月十六日刊登林奎斯特的一篇题为《鼯鼠丘变成了花果山》的报道，摘译如下：

(原编者按：林奎斯特在离开了中国十七年之后，最近回到了中国，研究了一个普通公社的成就)

“一个巨大的错误。”这是十七年前我对中国公社改革的看法。那时这项改革才进行了五年，但是那时(在一九六〇至一九六二年的饥荒年代中)我已经认为这是一个失败。

自那些年来，我旅游了印度和拉丁美洲。我访问了数百名穷苦的农民和农业工人，研究了二十多个国家的土改。我现在又回到了中国，看到了人民公社取得的成就，我毫无保留地承认，我错了。

公社改革没有错。恰恰相反，中国的人民公社是已经建立起来的最卓越的组织形式之一。

“花果山”公社本身就是这方面的一个好例子。这个公社并不是一个特别出色的公社。它甚至没有制订公社住房计划。公社中心确实呈现出一幅有点令人沮丧的景象：街道泥泞，住房破旧，商店黑糊糊的，货物很不齐全。别的公社已经做到了较多的投资，改善了公社福利，社员现金收入也增加了。

“花果山”公社事实上是一个相当普通的人民公社。有六千户社员，总共有一千五百公顷可耕地，其中一千三百公顷可以用来种稻。耕种面积略有增加，但是人口也增加了。这个公社现在和以前一样，平均每户大约有四分之一公顷的可耕地。

整个第三世界有千百万小农在这样数量不足的小块土地上挨饿。即使土地较多的人也感到难以谋生，难以在农业淡季为自己和家庭找到工作，没有可能投资以改善自己的命运。

在一个很容易就能弄清因果关系的小村庄里，很快就可明白，谁也不能不劳而获，但是从长远来看，人人都可以因为大家工作而得到好处。

中国公社改革最重要的秘诀是收成增加了一倍。“花果山”公社就是个实例。

甚至当一九六二年我在这里的时候，这个公社就在影响百分之六十可耕地的水利设施中投入了六十万个劳动日，结果由每年收一季变为收两季。

这项工作一直在继续进行，现在涉及百分之九十的耕地。每公顷的收成几乎增加了一倍。

此外，现在田地上三分之一的产量是大豆和油料作物。开辟了一整套新的生产领域。公社各大队坚持开展植树造林工作，经营茶园。在一百多公顷土地上种植了果树，去年收获了一千七百五十吨水果。

公社水库一年可提供五十吨鱼，养猪场不仅提供宝贵的肥料，还提供九千头猪。这些额外的生产活动提供了现金。公社早就偿还了国家给它的贷款，现在不负债。

但是，在教育方面看到了一个最重要的表明更富裕了的迹象。一九六二年，这个公社感到骄傲的事情是所有的儿童都能享受六年的小学教育。在革命十三年之后，看来这是一项真正的成就。现在它能给所有的孩子提供初中教育。一九六二年只能把少数几个人送到城里去接受较高的教育。现在公社有自己的高中，一半以上的孩子能上高中。

制订了富于诗意的远景规划，非常有特点。我上次来这里的时候，关于这个公社的一些工厂没有什么值得写了发回家去的东西。只有一个原始的细木工车间、一个还没能成功地造出可供使用的水泥的水泥厂和一个制造和修理简单农具的小机械厂。我完全忽视了这一切中隐藏的发展的可能性。

今天，这里有一个机器场，两个修理车间和一个由有残疾的人制造农业设备的车间。另外，

有一个采石场、一个锉刀厂、一个制造医疗器械的工厂和两个小纺织厂。

自然这些工厂没有什么惊人的现代化技术或者舒适的工作环境。机器笨重、噪音大，工作间光线暗，四面透风而且很脏。

这里使人觉得好象回到了工业革命的初期。工人中大都都是青年人——而在其它发展中国家，同样的青年人却离开农村地区，到城镇的拥挤不堪的贫民区去竭力找工作。

“花果山”公社的工厂总共有三千工人。自一九六二年以来，在工厂就业的人数增加了九倍以上。迄今为止，就业人数的增长速度超过了人口的增长速度。人们从这里看到了为将来开辟的真正令人兴奋的前景。这是我第一次来这里时应该懂得的事情。但是，我竟连这些农民在设法制造自己的水泥这样令人惊异的事也没有注意到。

自那时以来，我在拉丁美洲看到过农民们把一份水泥和九份泥土混合起来使用。对于世界上贫穷地区的那些最需要水泥的人们来说，高额的投资和运输费用把水泥变成了一种几乎是无法得到的东西。由于缺少水泥，数百万计的学校、住宅、灌溉渠道、粮库及蓄粪池老是建不起来。

除中国外没有别的国家，除人民公社外没有其它形式的组织想出了农民们自己可以生产他们所需要的水泥这个主意。

中国现在正着重集中力量来取得西方的现代化技术。过去的十五年被称为“丧失的年月”，在这段时间里，由于政策错误，阻碍了生产的发展。但是，不应该忘记，就是在这些“丧失的”年月里，农村的小型工业发展到了目前这种规模。

看来，我在中国所看到的東西没有比这更令人钦佩的了。

美联社报道

一对连头女婴已成功分开

他州大学医院的发言人尊丹说，这对连头女婴是在上午一时十九分钟分开的，到了上午五时零五分，她俩的头部伤口就被缝合，共有两组手术医生进行，一组料理一婴。尊丹说，她俩处于“危急性但稳定的状态，后效未悉。”他说女婴的父母，非常感激，又非常疲倦，因为他们彻夜在医院内守

【美

候手术进行。手术医生们整晚分班工作，缚扎两女婴共通的血管，切开她们的头骨。在手术前，她俩都面对同一方向。当她们于五月二十七日从手术室推出时，是生来第一次各自活动。

该医疗组的发言人曼顿医生最近曾说，类

【美联

社美国盐湖城六月四日电】一名医院发言人说：已分开的连头女婴丽莎和伊莉莎情况仍然危险，但是星期六情况稳定，这是两婴接受外科手术被分开后的四天。

似的分体手术以前从未完全成功过，有些反而导致死亡，或严重的神经低能。

问及这对女婴在手术中会否受到脑部损伤时，尊丹拒绝置评。

尊丹把这次漫长、精密的手术比喻为芭蕾舞，他说手术室很忙碌，医生多至十一位，

包括脑科手术、整形手术、麻醉及儿科专家。

在手术前，丽莎和伊莉莎身心完全正常，只是头部相连而已。她俩脑袋虽然相接，但彼此独立，而两脑的血管相通，头骨上部亦相连，不过两者间则有一道细微的分界凹痕。(转载自香港《明报》)

分割的女婴仍未脱离险境但情况稳定

犹他州医学中心发言人杜温说：“医生继续提出警告说：可能需要数周时间才能作出任何肯定的预测症状。但是显然每日都是危险的。”这对连头婴自从

星期二接受手术以来，情况仍然危险，但是保持稳定。

伊莉莎已于星期二从皮下注射的喂食，改为用口吃，而丽莎则于星期五开始正常进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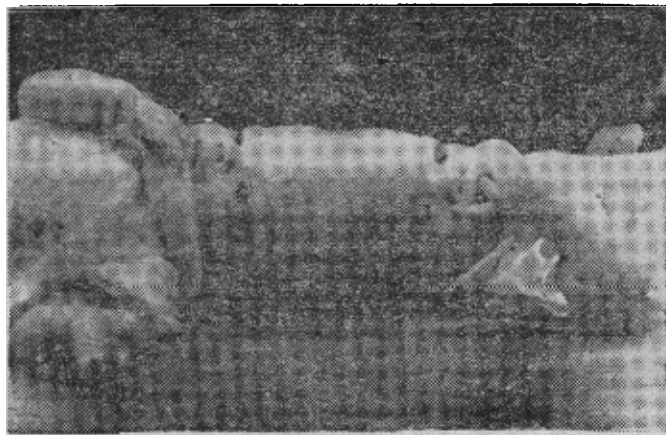
【合众社美国盐湖城五月三十一日电】将需要对已被分开的连头女婴丽莎和伊莉莎·汉逊进行更多的手术，然后她们才能过一种正常的生活。

儿科专家曼顿博士于星期三在协助分开她们的十六小时手术后说：“我们只行了一步而已，而且要行更多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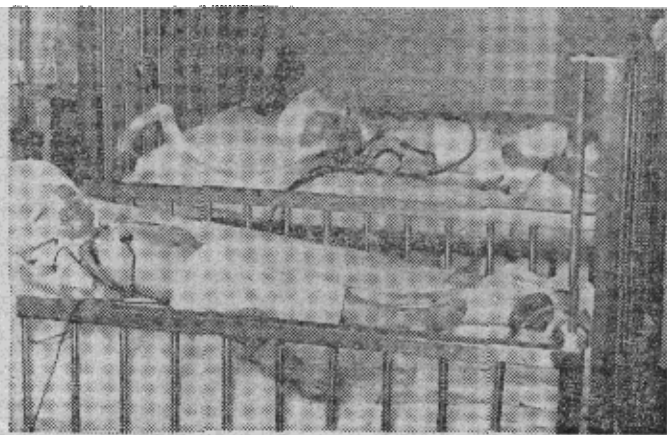
曼顿透露：这对十九个月大的连体女婴两人的脑部有一小部份相连，而且又是共有一个头和很多血管相连。

他又说：这将需要数周时间，科学家才知道那两个婴儿的脑部是否受到损害。曼顿又说：自那对连体婴于一九七七年十月产下以来，治疗她们的医生相信她们是有分开的脑部的。但是外科手术显示脑部的后部有一些地方相连。他说：“脑部的大部份是较易分开的。有一部份相连，但是各外科医生是可以处理它的。这种手术会影响数种功能。如那里是控制情绪，味觉等。我们还未知道这些影响。”(转载自香港《快报》)

合众社报道
分开女婴须做更多手术才能正常生活



这是分开前的连头女婴丽莎和伊莉莎



这是分开后的丽莎和伊莉莎

英报刊登林奎斯特访花果山人民公社观感

他说中国的人民公社是已经建立起来的最卓越的组织形式之一；看到人民公社取得的成就，我承认以前对公社的看法错了

【本刊讯】英国《卫报》五月十六日刊登林奎斯特的一篇题为《鼯鼠丘变成了花果山》的报道，摘译如下：

(原编者按：林奎斯特在离开了中国十七年之后，最近回到了中国，研究了一个普通公社的成就)

“一个巨大的错误。”这是十七年前我对中国公社改革的看法。那时这项改革才进行了五年，但是那时(在一九六〇至一九六二年的饥荒年代中)我已经认为这是一个失败。

自那些年来，我旅游了印度和拉丁美洲。我访问了数百名穷苦的农民和农业工人，研究了二十多个国家的土改。我现在又回到了中国，看到了人民公社取得的成就，我毫无保留地承认，我错了。

公社改革没有错。恰恰相反，中国的人民公社是已经建立起来的最卓越的组织形式之一。

“花果山”公社本身就是这方面的一个好例子。这个公社并不是一个特别出色的公社。它甚至没有制订公社住房计划。公社中心确实呈现出一幅有点令人沮丧的景象：街道泥泞，住房破旧，商店黑糊糊的，货物很不齐全。别的公社已经做到了较多的投资，改善了公社福利，社员现金收入也增加了。

“花果山”公社事实上是一个相当普通的人民公社。有六千户社员，总共有一千五百公顷可耕地，其中一千三百公顷可以用来种稻。耕种面积略有增加，但是人口也增加了。这个公社现在和以前一样，平均每户大约有四分之一公顷的可耕地。

整个第三世界有千百万小农在这样数量不足的小块土地上挨饿。即使土地较多的人也感到难以谋生，难以在农业淡季为自己和家庭找到工作，没有可能投资以改善自己的命运。

在一个很容易就能弄清因果关系的小村庄里，很快就可明白，谁也不能不劳而获，但是从长远来看，人人都可以因为大家工作而得到好处。

中国公社改革最重要的秘诀是收成增加了一倍。“花果山”公社就是个实例。

甚至当一九六二年我在这里的时候，这个公社就在影响百分之六十可耕地的水利设施中投入了六十万个劳动日，结果由每年收一季变为收两季。

这项工作一直在继续进行，现在涉及百分之九十的耕地。每公顷的收成几乎增加了一倍。

此外，现在田地上三分之一的产量是大豆和油料作物。开辟了一整套新的生产领域。公社各大队坚持开展植树造林工作，经营茶园。在一百多公顷土地上种植了果树，去年收获了一千七百五十吨水果。

公社水库一年可提供五十吨鱼，养猪场不仅提供宝贵的肥料，还提供九千头猪。这些额外的生产活动提供了现金。公社早就偿还了国家给它的贷款，现在不负债。

但是，在教育方面看到了一个最重要的表明更富裕了的迹象。一九六二年，这个公社感到骄傲的事情是所有的儿童都能享受六年的小学教育。在革命十三年之后，看来这是一项真正的成就。现在它能给所有的孩子提供初中教育。一九六二年只能把少数几个人送到城里去接受较高的教育。现在公社有自己的高中，一半以上的孩子能上高中。

制订了富于诗意的远景规划，非常有特点。我上次来这里的时候，关于这个公社的一些工厂没有什么值得写了发回家去的东西。只有一个原始的细木工车间、一个还没能成功地造出可供使用的水泥的水泥厂和一个制造和修理简单农具的小机械厂。我完全忽视了这一切中隐藏的发展的可能性。

今天，这里有一个机器场，两个修理车间和一个由有残疾的人制造农业设备的车间。另外，

有一个采石场、一个锉刀厂、一个制造医疗器械的工厂和两个小纺织厂。

自然这些工厂没有什么惊人的现代化技术或者舒适的工作环境。机器笨重、噪音大，工作间光线暗，四面透风而且很脏。

这里使人觉得好象回到了工业革命的初期。工人中大都都是青年人——而在其它发展中国家，同样的青年人却离开农村地区，到城镇的拥挤不堪的贫民区去竭力找工作。

“花果山”公社的工厂总共有三千工人。自一九六二年以来，在工厂就业的人数增加了九倍以上。迄今为止，就业人数的增长速度超过了人口的增长速度。人们从这里看到了为将来开辟的真正令人兴奋的前景。这是我第一次来这里时应该懂得的事情。但是，我竟连这些农民在设法制造自己的水泥这样令人惊异的事也没有注意到。

自那时以来，我在拉丁美洲看到过农民们把一份水泥和九份泥土混合起来使用。对于世界上贫穷地区的那些最需要水泥的人们来说，高额的投资和运输费用把水泥变成了一种几乎是无法得到的东西。由于缺少水泥，数百万计的学校、住宅、灌溉渠道、粮库及蓄粪池老是建不起来。

除中国外没有别的国家，除人民公社外没有其它形式的组织想出了农民们自己可以生产他们所需要的水泥这个主意。

中国现在正着重集中力量来取得西方的现代化技术。过去的十五年被称为“丧失的年月”，在这段时间里，由于政策错误，阻碍了生产的发展。但是，不应该忘记，就是在这些“丧失的”年月里，农村的小型工业发展到了目前这种规模。

看来，我在中国所看到的東西没有比这更令人钦佩的了。

美联社报道

一对连头女婴已成功分开

他州大学医院的发言人尊丹说，这对连头女婴是在上午一时十九分钟分开的，到了上午五时零五分，她俩的头部伤口就被缝合，共有两组手术医生进行，一组料理一婴。尊丹说，她俩处于“危急性但稳定的状态，后效未悉。”他说女婴的父母，非常感激，又非常疲倦，因为他们彻夜在医院内守

【美

候手术进行。手术医生们整晚分班工作，缚扎两女婴共通的血管，切开她们的头骨。在手术前，她俩都面对同一方向。当她们于五月二十七日从手术室推出时，是生来第一次各自活动。

该医疗组的发言人曼顿医生最近曾说，类

【美联

社美国盐湖城六月四日电】一名医院发言人说：已分开的连头女婴丽莎和伊莉莎情况仍然危险，但是星期六情况稳定，这是两婴接受外科手术被分开后的四天。

似的分体手术以前从未完全成功过，有些反而导致死亡，或严重的神经低能。

问及这对女婴在手术中会否受到脑部损伤时，尊丹拒绝置评。

尊丹把这次漫长、精密的手术比喻为芭蕾舞，他说手术室很忙碌，医生多至十一位，

包括脑科手术、整形手术、麻醉及儿科专家。

在手术前，丽莎和伊莉莎身心完全正常，只是头部相连而已。她俩脑袋虽然相接，但彼此独立，而两脑的血管相通，头骨上部亦相连，不过两者间则有一道细微的分界凹痕。(转载自香港《明报》)

分割的女婴仍未脱离险境但情况稳定

犹他州医学中心发言人杜温说：“医生继续提出警告说：可能需要数周时间才能作出任何肯定的预测症状。但是显然每日都是危险的。”这对连头婴自从

星期二接受手术以来，

情况仍然危险，但是保持稳定。

伊莉莎已于星期二从皮下注射的喂食，改为用口吃，而丽莎则于星期五开始正常进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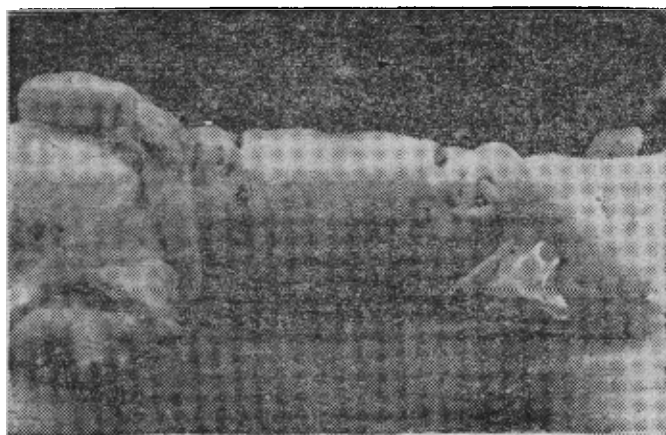
【合众社美国盐湖城五月三十一日电】将需要对已被分开的连头女婴丽莎和伊莉莎·汉逊进行更多的手术，然后她们才能过一种正常的生活。

儿科专家曼顿博士于星期三在协助分开她们的十六小时手术后说：“我们只行了一步而已，而且要行更多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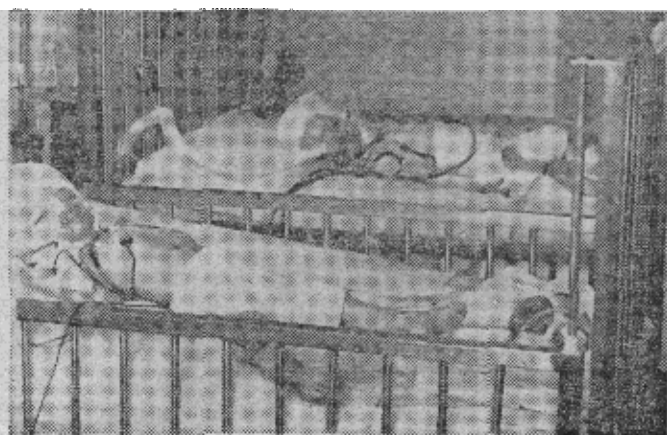
曼顿透露：这对十九个月大的连体女婴两人的脑部有一小部份相连，而且又是共有一个头和很多血管相连。

他又说：这将需要数周时间，科学家才知道那两个婴儿的脑部是否受到损害。曼顿又说：自那对连体婴于一九七七年十月产下以来，治疗她们的医生相信她们是有分开的脑部的。但是外科手术显示脑部的后部有一些地方相连。他说：“脑部的大部份是较易分开的。有一部份相连，但是各外科医生是可以处理它的。这种手术会影响数种功能。如那里是控制情绪，味觉等。我们还未知道这些影响。”(转载自香港《快报》)

合众社报道
分开女婴须做更多手术才能正常生活



这是分开前的连头女婴丽莎和伊莉莎



这是分开后的丽莎和伊莉莎